

国际关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王义桅

[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关键词] 韩国外交;六方会谈;美韩同盟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5)06-0017-20

一、总论:理想与现实张力下的韩国外交

国家利益不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万能钥匙。这一点,对韩国外交而言,更是如此。韩国仍处于与朝鲜对峙的冷战氛围,是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当事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民族经历,塑造了理想与现实张力下的韩国外交形态。

从理想层面而言,韩国国民所思所想,自然是民族和解和统一大业,在韩国的地图和宪法中韩国和朝鲜仍同属一个国家;韩国甚至设想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成为中立国,摆脱大国游戏对象的被动局面。冷战结束后,韩国人认为这并非可望而不可即,毕竟5年前的南北峰会启动了希望之旅。可惜好景不长,2001年布什上台后,借“9·11”之机,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国之一,扭转了南北和解的进程。这就是大国政治的现实。

更大的现实是,朝鲜半岛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而韩国外交和防务不能自主,长期依赖美国;朝鲜核问题

则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挥之不去的阴影。作为弱者的本能反应,韩国对大国均有不信任,对历史上长期侵略朝鲜至今死不认罪的日本自不必说,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始终牵动着韩国的神经,韩国不希望成为未来中美对抗的牺牲品。韩国甚至担心,如果朝鲜出现严重内部动荡,朝鲜方面会邀请中国军事介入;如果金正日政权垮台,中国会接管朝鲜。而按照国际法,韩国是无权这样做的,因为它们是两个敌对国家。^[1]因此,现实情形是,韩国既有远虑,又有近忧。

作为解决理想—现实这对矛盾的探索,3月22日在韩国陆军第三士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韩国总统卢武铉阐述了一项新政策,要求韩国“不仅在朝鲜半岛发挥平衡作用,而且还要在维护东北亚的和平和繁荣方面发挥这种作用”。他说,这项新政策同时将建立在与美国结盟的基础之上,但这种联盟将与“在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行动并驾齐驱”。^[2]卢武铉发表讲话后,有几名韩国政府官员出面解释和澄清。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最权威的解称,“东北亚均衡者论”是指韩国将“不依靠武装或实力,而是积极发挥与

* 本项研究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韩关系的美国因素:一种亚洲区域主义的视角”课题资助,谨致谢忱。同时感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资助本人2005年在延世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中坚国家地位相称的积极作用”;韩国要当“和平的均衡者”,并非意味着当国际政治的均衡者,而是意味着当“调停者”、“协调者”。“均衡者论”的目标有三个,一是“预防地区潜在的矛盾和纠纷”,二是“构建地区和平合作机制”,三是“谋求地区共同利益”;韩国要利用其“硬性国力”和“软性国力”,包括自主国防力量、经济和外交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为发挥“均衡者”作用服务;韩国要以韩美同盟为基础,推动地区安全合作。^[3]

“地区平衡者”这一崭新提法,虽获得70%韩国国民认同,但遭到以韩国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大国家党女主席朴槿惠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亲美学者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韩国国力不足以扮演平衡者角色,而且此论得罪美国,而韩国承担不起失去美国支持的风险;他们更担心在美日日益加强同盟关系的情况下,此种论调可能导致韩更加被美日孤立。^[4]看来,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

二、分论:韩国外交选择

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表现在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而韩美关系,最能反映韩国外交的理想—现实处境。

1. 韩美关系

从理想层面说,韩国人多数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而避免被北方“吞并”的命运心存感激,也很庆幸与超级大国为友。因而,美国成为韩国半个世纪来最主要的军事、政治盟友与经济伙伴。主流的韩国精英都是在美国受到高等教育,许多家庭把孩子从小就送到美国念书,以增强英语优势,而不惜牺牲从小学汉字的机会。

然而,现实层面的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韩国态度,却一再让韩国遭受挫折。不平等的军事同盟,韩国对美国战略价值的下降,使美韩联盟关系龃龉不断。在美军装甲车撞死2名韩国学生的3周年忌日来临之际,韩国前不久又发生美军卡车撞死一名50多岁妇女的惨剧。2005年4月16日,韩国明确宣布拒绝一项同美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金正日倒台应急计划”。韩国反对美国借此为推行对朝鲜的政权更迭计划寻找借口,反映了韩国对美国试图扩大驻韩美军在朝鲜半岛外作用的担忧。最近,围绕是否拆除设在仁川自由公园的麦克阿瑟将军铜像再次在韩国国内引发的发争议,反映了韩国民众对美关系的不满。

韩国对美韩同盟勇于说“不”的本质,是不希望充当像日本那样被美国利用来与中国和朝鲜对抗的角色。

2. 韩中关系

理想层面,韩中关系自1992年建交以来取得了飞速发展,尽现地缘、文化亲近感的优势。2005年7月韩国总理李海瓚访问北京时与温家宝总理商定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如果FTA启动,中韩合作潜力将更为惊人。更为理想的层面是,随着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取得突破,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就会提上日程,中韩间的合作将更上升至地区合作的高度,合作内涵也将从经济上升至政治/安全等领域。

从现实层面而言,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增加了3.6倍,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截至2004年年底,有300万至400万人靠中国生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和投资对象国。伴随着“韩流”、“汉风”的是每年有400万韩国人次去中国,有4万韩国人生活在上海;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中,一半来自韩国,已有600多名韩国学生从中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5]中韩关系的发展已经对韩美关系构成现实挑战 and 冲击。因此,卢武铉“地区平衡者”政策构想的实质是平衡美中影响,同时也是平衡政经的客观反映。当然,现实层面远非处处理想。“高勾丽事件”后,韩国拥抱中国的同时多了几份提防。不少学者对我讲,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是长远的,但对中国周边邻国如韩国则是现实的。2005年5月23日和24日中国渔民在韩国与中国共享的海域捕鱼时与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尽管这类事件只是两国关系的枝节,但囿于小国意识和弱者心态,兼之意识形态偏见和历史记忆诱因,韩国对中国的担心难免不会为其他大国利用。6月初,为释疑美国,卢武铉对布什竟称,中国在历史上数百次侵略过朝鲜半岛。^[6]

3. 韩日关系

理想层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美国和韩国结成了所谓的“南方三角同盟”,在东亚地区构成政治和军事盟友关系,奠定了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基本格局。在这种大背景下,韩国人对韩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本着“向前看”的态度,年轻人中也有不少的“哈日族”。1998年金大中访日,发表《联合宣言》,提出只要日本方面对历史进行反省和道歉,并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可以“使过去的问题告一段落,今后政府间将不再提过去的事”;以此为基础,韩日关系可以实现“划时代转变”。在6月3日纪念韩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研讨会上,外交通商部长潘基文再次寄希望日本当

局,本着建立东北亚共同体的理想,抓住“韩流”促进韩日亲近的契机,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

然而现实层面,近年来日本政坛的右倾化,破坏了韩日政治关系的基础。尽管自1998年以来韩日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峰会,近年却鲜有爽快的。6月20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与韩国总统卢武铉最近一次的会面更是以不欢而散告终,没有就历史问题达成任何协议。而且现实争端往往把韩国人带回殖民历史的痛苦记忆中。3月16日,日本岛根县确定每年2月22日为“竹岛日”(即韩控的“独岛”),极大伤害了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6月1日,韩日舰船还因渔船问题发生海上对峙。

面对这种局面,对日本表示不友好的韩国人与日俱增,现在已经达到90%。在韩国大学执教的日本学者水野俊平不久前指出:“目前,韩国有两种年龄的‘哈日’,但是也都同时是反日。一种是在日治时代受过日本教育的人们,他们能够说日本话,却牢记二战殖民地统治。另一种是年轻的韩国人,他们虽然热爱日本的流行文化,却了解目前日本的右倾化,对日本有十分的警戒。因此,如果没有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日韩关系还会恶化。”^[7]

4. 南北关系

就理想层面而言,追求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最终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无疑是韩国的最大利益。金大中所倡导的“阳光政策”名称即折射出韩国的理想情结——该政策名称出自伊索寓言中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太阳和风比赛,看看谁能先让一个人脱掉外衣。大风虽强却没能达到目的,而太阳靠它的热量取得了成功。这说明,韩国方面指望通过接触政策使朝鲜放弃其意识形态,走向改革开放道路,为和平统一铺路。这不同于中国的“一国两制”思想,而是东西德统一模式。

半个多世纪来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使韩国产生了“安全疲劳”,盼望实现半岛的持久和平。卢武铉提出“为了东北亚不再发生矛盾冲突,韩将积极发挥均衡者作用”这一政策,出发点仍然是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2005年1月,韩国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删除“朝鲜是主敌”的语句,表示韩国不再视对方为宿敌,反映了韩国民众对朝鲜越来越多的是同情而非敌对。这样,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安全疲劳,以及反美情绪的蔓延,导致韩国从一边倒向美国,到越来越同情朝鲜处境,希望通过接触、援助促进朝鲜的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进而放弃核武器。如果这种努力没能成功,除了受美国

和历史影响大的保守势力外,越来越多的韩国精英倾向于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

6月13日,笔者参加由延世大学金大中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南北峰会五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韩国现任和前任总统的发言折射出韩国对朝政策的共识与分歧。在位的卢武铉总统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朝鲜当局的承诺,而朝鲜核问题的当事者是南北双方,是一个民族的内部问题(这显然与我们通常讲的朝鲜核问题本质是美朝对峙理解不一样),各方自始至终都应显示弹性,帮助有关各方克服障碍回到谈判桌。而前总统金大中的讲话就不那么乐观。他表示,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这会刺激其他国家效仿,故此朝鲜应该迅速回到谈判桌上来。

因此,从现实层面而言,正如BBC驻韩国记者斯坎伦所说,韩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说不会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想与朝鲜敌对。^[8]事实上,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避免战争问题上,韩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韩国方面一直反对外界对朝鲜实施制裁,故此也与美国政策产生矛盾。这样,借助纪念南北峰会五周年的契机,韩国积极沟通美国和朝鲜立场,扮演了类似以前中国劝和促谈的角色,促成朝鲜方面释放愿意重返六方会谈的积极信息。

三、余论:韩国外交的社会基础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

首先,在安全上,韩国面临韩美同盟与独立防务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一直是被美国挟持的安全人质。美国所宣扬的,冷战期间是共产主义威胁,冷战后正苦于找不到新的借口,于是公开炒作朝鲜的核威胁。然而,朝鲜民族毕竟是自己同根同种的手足兄弟,韩国难以对美国亦步亦趋,致使韩美同盟至今没有像美日同盟那样在克林顿、布什政府时期先后得到两次升级和转型。韩国态度的游移,更使美国日益倚重美日军事同盟,不时以减少驻韩美军和南撤军事基地要挟。一直拥有不安全感,至今防卫不能自主的韩国,故此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

其次,在政治上,存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抗。作为单一民族,韩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悲情诉求。这些从韩古装剧普遍的悲剧结局即可见一斑。同时,历史上不断遭受外族入侵,韩国培育出“身

士不二”的气节,并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爱用国产的习惯。然而,80年代末告别军人政权以来,民主主义泛滥,导致举国上下养成对现政府说“不”的习惯,卢武铉总统的现行外交政策面临改弦易辙的可能;同时,意识形态上对朝鲜政权敌视的韩国人也为数不少,甚至有人认为是朝鲜的间谍,影响到政府在六方会谈的态度和对朝鲜接触政策的推行。

再次,经济上,内需与外需的矛盾也很突出。韩国的优势产业热衷于与日中建立起FTA,但劣势产业,尤其是农业,则反对向外国开放市场,给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压力。至今,韩国产品平日所见所用,基本是几家大的韩国财团生产的,洋货很少。自强和爱国的结局也导致狭隘化,甚至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如一百年前日本殖民时期。^[9]这也会对韩日关系和韩中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最后,文化上,韩国社会存在西化—传统的矛盾。一方面,韩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另一方面,韩国是东亚地区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国家。尽管中国对韩国的魅力越来越大,但美国文化的影响,仍随处可见。年轻一代更爱喝咖啡,爱去酒吧,留学地首选美国;而长期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经历,也使得韩国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至今仍残留在其语法和文字等方方面面。“西化—传统”的文化张力影响到韩国外交的民意基础。

四、结论:如何与韩国打交道?

展望未来,韩国外交走向面临变数,但要走出理想与现实的困境,仍有待时日。如今,韩美关系作为经济联盟已经减半,政治联盟大打折扣,军事联盟则寄托于朝鲜半岛局势,毕竟美国某种程度上仍操纵着朝鲜核问题的进程和未来结局。在半岛南北分裂对峙的状态下,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是韩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两大支点之一,韩美政府都明白,韩美同盟关系对双方都极为重要。如此说来,美韩关系尚未尘埃落定,过早断定美韩裂痕无法弥补,韩国会倒向中

国是一厢情愿。

除非美国彻底抛弃韩国,韩中合作不会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对于提升中韩军事合作,我们也不可抱不合实际的幻想。

同时,发展与韩国关系,我们一定要避免惟利是从的倾向,更多照顾到对方的面子和心态,要强调儒家文化是中韩共同遗产而非单说历史上韩国受中国影响大,多向韩国学习。2005年3月中旬,笔者参加《人民日报》、《东亚日报》共同举办的纪念《东亚日报》创刊80周年中韩关系研讨会。与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普遍对中韩关系前景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举的例子多是经贸和人员交流;而韩国方面相对谨慎,呼吁中国更多关注韩国的处境。

这就提醒我们,与韩国打交道要兼顾共同利益与共同关切,平衡远虑与近忧;与单纯而略带“固执”的韩国人交往,动之以情,往往比晓之以利更有效;不能简单推己及人,而更要推人及己。一句话,理解和尊重比什么都重要。

[注释]

- [1] See Francesco Sisci, "North Korea: Thorn in China's Side", *Asia Times*, July 2, 2002.
- [2] 《朝鲜日报》2005年3月23日。
- [3] 张锦芳:《“均衡者论”彰显韩国外交新理念》[J],《半月谈》2005年6月8日。
- [4] 洪锡俊:《朴槿惠称东北亚均衡者论纯属无稽之谈》[N],《朝鲜日报》2005年4月8日。
- [5] 参见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网站 www.chinaemb.or.kr
- [6] 《卢武铉告诉布什:中国何曾侵略过韩国数百次》[N],《中国时报》2005年6月15日。
- [7] 符祝慧:《日媒惊叹韩国“反日”浪潮:90%的人对日不友好》[N],《联合早报》2005年6月21日。
- [8] 《韩朝未能就恢复六方会谈达成一致》, BBC 中文网 2005年5月19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4560000/newsid-4561600/4561625.stm>
- [9] 延世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卢秀弘 2005年6月5日与笔者的谈话。

作者简介: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5-08-31

修改日期:2005-09-29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A New Approach toward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

by *Wu Huaiyou & Cao Xiuning*

Neoliberalism came before Globalization in its contemporary sense. The globalization theory of Neoliberalism is a product shaped by Neoliberalists taking advantage of objectiv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changes of world situation. To 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bear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a)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b) the nature and actual predicament of globalization; c) the worldwid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and for the active promo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model.

7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Alliance : from “ Post Cold War ” to “ Post September 11 ”**

by *Xu Wansheng*

Since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 Japanese-American alliance has evolved to a new stage, namely, from “post Cold War” to “post September 11”.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alliance,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traits of the post-September-11 Japanese-American alliance and the causes and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liance from the angle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poses some possible countermeasures by China.

12 **The Course of Negoti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by *Yu Weiqing*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nd war between the Arab states and Israel and can only be resolved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 Up to now, the negotiation about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states; the official negoti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informal negotiation at the unofficial level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negotiations have brought out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many-sided factors, and have revealed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 They have also pointed to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reach final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 Understanding South Korean Diplomacy**

by *Wang Yiwei*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OK's diplomacy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painful choice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ROK is obsessed by the North process of unification; on the other it is bogged down by the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the U. S. South Korean cold war alliance and cannot get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cold war syste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March 2005, President Roh Moo-Hyun put forward the idea that ROK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regional balancer”, an attemp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deal-reality” diplomatic dilemma. However, in the face of strong internal reaction and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opinion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e has to change course. Obviously, “regional balancer” is not the appropriate role for South Korea to pla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radiction of ROK's diplomacy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in terms of South Korea —U. S. relations, South Korea's —China relations, South Korea —Japan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 The paper holds that ROK's diplomacy swinging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trial of forces of ideal and reality in the fields of securit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